

經部

尚書詳解卷十五

宋　夏僎　撰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葢用以禮賔尸與行事之有

司凡助祭之賔客皆預其中也在商謂之肜在周謂

之繹蓋有相尋不絶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繹祭之時必陳鼎于廟中如絲衣之詩為繹賓尸而作而其詩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亦陳鼎鼐也明矣惟繹祭必陳鼎鼐故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鼐乃有雉自外来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也然飛雉所以升鼎耳而鳴者以高宗之祀常豐于昵豐于昵

則必殺于遠者宜其祭成湯之時必有缺而不備者
矣是故祭之明日則有野雉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
夫雉之為禽常飛鳴于郊野今乃于宗廟行禮之地
百執事環列于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
外則為災異也明矣此賢臣祖己所以進戒於王而
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高宗肜日
與高宗之訓二書所以作也今二篇惟肜日一篇尚
存高宗之訓則經秦火而亡矣林少頴謂書序漢儒

例以為孔子作其切以為歷代史官第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第之非盡出于孔子之手且如此篇正經但言高宗肜日未嘗言祭於何廟但言越有雊雉未嘗言鳴於何處而此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當時史官所録何以知其在成湯之廟而鳴於鼎耳乎茍非舊史所傳則孔氏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於千百載之下乎此説亦有理故特存之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上言高宗肜日乃揭其篇之目書之常體然也下言高宗肜日乃史官欲叙祖己之言以為高宗肜日之書故推本而言謂高宗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而

祖已進戒於王使改過修德故既揭高宗肜日篇目于上又言高宗肜日越有雊雉于下也惟高宗之祀豐近畧遠于成湯之廟其禮有然者上天譴之野雉適至于是賢臣祖已推原其所致之由以進戒于王然將戒于王故先自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然後乃訓于王正厥事者有二説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自消其意謂是商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惟正其事以消去之如成湯遇旱以六事

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引災今祖己亦欲高宗正其事如成湯與太戊則可以變災為祥蘇氏則謂繹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是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故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欲以數祭媚神且又豐於親者敬父薄祖故祖己往先正之據蘇氏則謂祖己將諫故先言當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此格如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二說皆通然以上下文勢觀之則蘇氏

之說為長蓋下文言乃訓于王則是此言惟先格王
正厥事乃是祖己將祖訓王先自言今日之事惟當
先格王非心使正其事然後進諫于王自天監下民
以下所謂格王正厥事也祖己既欲先格王心之非
以正其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上天監視下民其吉
凶無常而常在于義合于義則天降百祥而年至于
有永不合于義則天降百殃而年至于不永惟其行
事有義有不義故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其所以不永

者非天意固欲夭民而絶之也民之不義自中絶其命也惟民之不義自絶于天故民有不順其徳不服其罪而恣行不義者天雖有孚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徳使之恐懼修省而為之民者乃頑然無知且曰天命其如我何此天命所以卒棄之而不念也祖已言此蓋謂惟民至愚于所為不善天降災異則不能恐懼修省豈可以人君之尊于天降災異亦不能恐懼修省而無以自別于愚民哉欲格君心乃言

民事所戒在此所言在彼可謂善于納諫而優柔浸潤以入之哉祖已既旁引詳說告于高宗矣于是嗟嘆明告以豐于近廟之說嗚呼嘆辭也祖已謂人君無常職所司者代天敬民而已則代天敬民者皆天之胤嗣也若祖若父皆是天子豈父親而祖疎哉又豈可豐于父而薄于祖哉凡祀之常典葢不可豐于近廟也不可豐近廟而高宗豐之宜乎雉之不虛来也宜乎祖已進戒之不能自已也林少頴謂逸書與

見存書同序者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孔氏于伊訓篇末既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是遭秦而逸至此篇末乃不引高宗之訓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此者或傳世既久而失之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

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于紂得專征伐故諸侯有為不道文王遂稱兵以誅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為飢大傳為耆在上黨壺關乃朝歌之西境也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于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為民稱兵伐之初無心于伐紂也而殷乃咎惡于周者非惡文王有伐紂之心也紂時諸侯相助為惡者多矣今黎國既以為虐為周所伐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困于虐政者皆將相率而歸周紂雖不

亡不可得也此殷所以惡周也然殷所以惡周非舉殷人之皆惡也祖伊知殷亡故惡之耳史記言祖伊聞而始咎周此說是也乘勝也以乘駕有加陵之意故知乘為勝也此序必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者言殷之所以咎周者以周之勝黎勝黎則舉天下之民困于虐政者皆歸之雖文王顧君臣大分有不忍為而天命人心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故也若湯之興初無革夏之心為民伐葛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湯

有不能自已此祖伊所以震恐而奔告于受言黎既勝則民心歸周則天下非殷有也故史官録其言而作西伯戡黎之書胡益之乃謂周欲伐商以黎當所伐之道故先乘之乘者襲也噫果如益之此說則文王已有伐商之心所以服事商者孔子欺我也至陳少南則以西伯為武王亦弗之思也哉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上言西伯戡黎史官題其篇之目也下言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伊所言之由也蓋文王以西伯專征黎侯之不道既戡伐之祖伊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于是震恐奔走而告其王商受書序孔子所言故稱受此是當時史官所録故言王然

商受又有言商紂者葢受與紂音相亂耳後世乃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此葢見其惡為作惡義也祖伊告王之意葢謂周既戡黎民知其有去殺勝殘之美必靡然歸之民歸則天必與天既與周則商之天命必訖盡矣故言天既訖我殷命稽于至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言我商家之吉者則其凶可知矣商家喪亡之證既如此此非我商先王自成湯而下諸賢王不相親我後人也乃王自以淫亂戲怠之事

自絶于天故天因而棄絶于我天既棄則喪亡無日
雖有粟而不得食故曰不有康食言其不得安坐而
食也雖有父子之天性亦不可保故曰不虞天性言
雖有周親亦不可度其能保也先王貽後王之典法
後王所當率循也今既喪亡無日則已不得為天子
雖有可率之典亦不遵迪而行之故曰不迪率典惟
紂在上淫戲不道上天絶之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
性不迪率典則斯民何賴焉汝今日我商之民無不

欲商之喪亡且曰紂之殘虐天何不降罰于紂而使之喪亡也夫紂之無道如此威罰之降理所宜得今乃未降威罰是天之大命乃不猛摯而徒姑息以容之也故曰大命不摯此蓋欲其亡國之切故呼天為言冀其威之速降也民既呼天而言謂紂罪如此天不降威是天命之不摯故又言今紂已失君道而民心已離雖尚處君位已無如我何蓋欲天之必罰無赦也此乃祖伊即民言以告紂冀其知畏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上既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實望商紂之恐懼修省而紂乃恬不以為意方且嗟嘆而言曰我之生其修短之命受之于天民之怨我其如我何祖伊知其不可以口舌言語感動故反身而出語于人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蓋謂紂之罪惡皆參列著見于上天天已降監欲誅絕之今乃不自責已乃責

命于天謂我生修短天命已定雖人心不歸而天命足恃是何頑然而不可訓告也故祖伊于是直言其必亡之狀謂殷今即日喪亡皆視爾所行之事爾豈免誅戮之禍于爾邦哉故曰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蘇氏謂不無戮于爾邦乃祖伊謂紂罪如此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天乎此說亦通孔氏乃謂反曰為反告于紂此說不然葢此數語皆忠直激切之甚使紂聞之必嬰比干之誅故當以此反為反身

而出也林少頴謂詳考祖伊所以告紂者葢以周師乗黎其勢必不利商及考其告之之辭則其論自絶于天與商民莫不欲喪及諫不聽用而出又即言殷之即喪指乃功始終曾無一言及周將伐商者其意葢欲使紂不自絶于天則周將終守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耶是知商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紂之能改過不能改過而已至于周之戡黎雖足以推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則不在是也故祖伊為力陳天

人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不及周之將伐殷也此說極善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按吕氏春秋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為妾改為妻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而史記亦謂微子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則微子紂之母兄也至孟子乃謂以紂為兄之子

而有微子啓則微子乃紂之叔父二說不同考微子之命言殷王元子則微子誠紂庶兄非叔父也紂于是時暴虐不道于人事皆顛倒錯亂無有所統人事既如此故天命亦皆紛錯如此篇所陳皆是紂錯天命之事紂既錯天命微子知其滅亡無日情迫于中不能自已于是以其喪亡之事誥于箕子比干各欲行其志故此序所以言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蓋箕子也即太師也是箕子時為三公也

少師比干也時為三孤也此篇亦有箕子之言而序獨言微子作誥者箕子之言因微子告之而後發故也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

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上言微子題其篇之目也下言微子若曰史官記微子之言也林少頴謂凡言若曰者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意潤色之不必盡具當時之言也此說亦有理葢微子以紂錯天命知商必亡故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告之曰我商家社稷危亡之徵已不復能治正四方矣何以知之葢我成湯勞苦艱難由七十里有天下其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在後

人者正當勤勞以守之而我王紂乃沈酗于酒以敗亂成湯之德于下沈謂迷于酒若沈于水也酗謂飲酒醉而發怒也成湯艱難如此而紂乃淫亂如彼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紂既淫亂故殷之臣民皆染紂之惡無大小皆好為草竊之事以為奸于外為宄于内草是苟且之亂盖苟且而竊盜也然非特在下者如是而已雖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効為非法度之事惟其以非法相師故下之有辜罪者彼皆不敢

糾正而有罪常不獲正其罪蓋上下相蒙即泰誓所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是也惟有罪者不獲正其罪故小民之被其害者積其憤氣而不得伸方將興起而共為敵仇民既不和如此而天下乃土崩瓦解之勢也故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涯畔岸無復可救之理惟其不可救故微子所以知殷之喪亡顛越必在今日不能久也故曰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

與之謀曰我商危亡若此我念之不覺發其狂疾吾一家今皆耄亂不堪直欲遯走于荒野以寫我憂言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今愁悶旣如此爾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我不知商家之顛越隕墜將若之何故曰顛隮若之何其其鄭氏謂語助也讀曰姬與檀弓何居同義漢孔氏作如字讀若之何救之其說不若鄭氏為長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

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顛隮者以謀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為王子而告之曰紂淫亂如此乃天降酷毒之災以荒商邦而紂又方且與起沈酣于

酒肆然無所忌憚雖有可畏之事而亦不畏之也如西伯戡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紂而紂乃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豈非乃罔畏畏乎非特不畏所可畏又拂戾其耇老尊長之人與夫舊有位之賢皆不聽從其言紂既無忌憚如此故殷民化之亦無忌憚于祭天神地祇之犧牷牲用乃攘竊之遮相容隱將而食之故雖如此而畧無災罪以及之者此又致民之無忌憚也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豕豕曰牲器實曰用皆

祭天神地祇之用也箕子既言商之君民無忌憚之事矣故又言我下視商民紂所用以治者皆無善政善教大抵重斂而與之為仇讐惟其重斂而與之為仇讐故民皆讐之此所以自名敵讐曾不懈怠也惟君臣上下之間其恣行不義罪合為一故善良之民多有瘠病無有詔而救之者箕子既言商之淫亂如此故又言我今日亦難于進言亦難于出走之意謂商今日喪亡之災如此我若以其災之故興起而諫

紂紂必不聽非特不足以救其亡亦徒自取禍然既不可以諫亦不可以去故又言商若果淪喪我亦守節不屈又豈可出往他國事二主更為臣僕哉但詔教微子出而遯逃乃合于道葢王子出走所以合道者以我舊時當帝乙之世言欲立微子以繼帝乙之後微子既不得立而紂與我二人皆有嫌隙既有嫌隙故知我舊之所云實刻害子子不可不出也微子不出則紂終必戮之戮微子則我商家顛越隮隕不

可復存矣葢微子帝乙庶子統緒相承故箕子有望于微子也箕子既不出而微子不可不去故又告之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之而善行之而安謂之靖箕子謂或去或留各自爲謀使其謀盡善行之而安可以獻于先王而一無所愧則至矣不必一于去一于留也我之所謀已誓與商俱亡矣豈復顧爲出行遯走之事乎故曰我不顧行遯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惟父師有言答微子而少師比

干不言者有二說一說謂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難辨比干死無足疑故不以告人箕子微子則不免有云重去就之義也一說謂微子作誥之時比干已死此言父師少師既以告箕子又以是告比干之靈箕子尚存故答以言比干已死故不言也二說皆通故並存之林少頴謂說者往往謂微子遁而歸周以存宗祀為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微子之始去商故欲避禍自全

待紂改過而宗廟社稷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于紂惡不悛為武王所滅于是不忍商祀顛隮抱祭器歸周以請後此蓋出于無可柰何之計亦非本心也此說極善

尚書詳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六

宋　夏僎　撰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三篇葢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據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上篇乃未渡孟津時所言既誓遂渡河次于河北故作中篇是

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一作于河南一作于河北故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于河朔所以見二篇同日而作也至于下篇則作于戊午之明日故篇首所言以時厥明以別之先儒乃以三篇皆渡河後所作若果如此說則不應于中篇言次于河朔也此篇獨名篇以泰誓者漢孔氏謂大會誓衆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二說雖不同皆以泰為大惟王氏好立新說乃以泰乃否泰之泰謂紂

時上下不交天下無王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豈經本意哉要之此名泰誓者蓋出于史官一時之意以篇內有大會孟津之言遂以泰字為簡編之别以見其為大會衆之辭非有深意于其間況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此三字皆通用如孟子左氏國語舉此名篇或作否泰字或作太甚字或作大學字以其通用也豈可以妄生意義以為否泰之泰哉說者既曲推其義又以上篇受罪猶畧中篇

又甚下篇則紂罪尤甚此武王所以必伐無赦夫耒濟而誓旣次又誓明日又誓三篇之作僅兩日耳豈有罪惡之積僅越夕而三變者哉其說尤為無據有誤後學故并論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先儒釋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其一說曰文王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卒武王

服三年喪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十一年伐紂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遂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受命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篇言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取居喪三年以足其數故以伐紂之年為武王受命之十一年所以有觀兵示弱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

年遂以此序言十一年武王伐殷者乃觀兵之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乃十三年戊午伐殷之事二説雖依倣經文疑若可行然揆之以理或有不通者按無逸言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之事乃漢世事古者但以即位年為元年積累數之以見在位之久近非如後世之屢更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而武王

即位乃不以即位之年為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哉

此受命稱王之説所以不可用也據此序言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即繼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

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即十有一年一月之戊午也

而先儒疑篇首有十三年乃謂十一年為觀兵之年

一月戊午乃十三年一月戊午破碎序文不相接續

此觀兵示弱之説所以不可用也然則必言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者

敘書者蓋謂泰誓三篇乃武王即位十一年定伐殷之謀遂以其年一月戊午渡河于孟津將渡既誓衆已渡又誓之渡之明日又誓之故泰誓三篇所由以作按史記文王崩武王即位九月上祭于畢十一年遂往伐紂是此所謂十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又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是洪範之作蓋在克商二年以克商二年足伐商十一年為

十三年是洪範之作誠在武王即位之十三載洪範之作既在十三載則此篇言十有三年者必是十一年經文久遠傳寫誤以一為三非十三年始伐紂也伐紂既非十三年則此序所謂一月戊午實是十一年之戊午非十三年之一月戊午也唐孔氏謂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是此所謂一月戊午者乃商之建丑十二月周建子之正月也一月既為正月不云正月而云一月者武王以紂正月四

日滅紂紂之正月乃周之二月武王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紂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紂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説是也林少頴謂冡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至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遭巫蠱事未列學官遂有張霸僞書太誓三篇與伏生書並傳故篇内所載觀兵孟津白魚入舟有火復王

屋流爲烏等語漢儒董仲舒猶用之而太史公周本紀亦載之而不疑至後漢馬融始疑太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謂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太誓文以成偽書然諸儒所引霸亦有不能盡見者故余得以疑之然融雖疑之而古文泰誓猶未出至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偽泰誓始廢由是觀之則先儒所謂觀政于商

之說遂謂武王十一年率兵觀政兾紂畏而改過故退師既退而紂猶長惡不悛故十三年武王伐商此皆弗考之過此篇所謂觀政者正如子貢所謂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蓋自此觀彼之辭乃武王觀紂之政有可伐之理遂往伐之非觀兵也此皆蔽于僞書之過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十三年春即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辯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即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為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即以春言者史官追録之也此蓋史官欲

錄泰誓故推本其所作泰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即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于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之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師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有同志之義故武王皆呼為友邦冢君冢君大君也尊之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治事之臣及庶士之賤凡在會者皆

明聽我誓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為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于人為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汩于嗜欲迫于利害而浸失其性故又于人

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徳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元后使安全天地莫全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于物又為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為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意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為民立君作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惡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上旣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于天也

夫天之亶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沈湎于酒貪冒于色酒謂之沈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沈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嗜酒謂之沈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沈湎冒色懵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于必行曾無忍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

子孫世禄未嘗世官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重輕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為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于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即加以炮烙之刑

也于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刲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于是震動而怒其所為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于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

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于善也林少頴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蓋謂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奈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昬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為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只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以觀政轉為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于經而不合揆

于理而不通惟程氏謂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絶則紂便是獨夫豈留更留三年若未絶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且夷居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于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

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為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旣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旣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為凶盜所侵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耳自肆于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戒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

伐無赦也林少頴謂紂之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旣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于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于葛見其不祀則遺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于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于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矣而武王

猶未忍伐至于犧牲粢盛旣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上旣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于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

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相助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即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

言上帝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為君師所為乃如此是謂得罪于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紂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烏可言哉若夫武王

則異是矣雖有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知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于物而繩已盈滿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伐乃天

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以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于天故遂言予小子夙夜祇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蚤夜祇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于文王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于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

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既受命于文王于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也類則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于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于紂然則天之致罰于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于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已

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因民欲使我奉行故爾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埽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不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漢書歴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至戊午渡孟津凡三十一日蓋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周師凡三十一日始渡孟津也朝歌在河北武王在河南故渡孟津乃至河北也武王既以戊午日

渡孟津即次舍于河北故此篇首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戊午渡河癸亥陳于商郊首尾五日耳則此所謂次者纔一宿即行非如春秋左傳所謂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也蓋商郊去河四百里若以次為三宿則不能以癸亥陳商郊也武王先諸侯而渡既次河北故諸侯亦皆渡師于王既次之後各以其師畢會于武王所次之處故曰以師畢會羣后既會武王乃巡六軍出此誓言安慰其渡河之勞故告之

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蓋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武王從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言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也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者此蓋古人之語而武王之所聞也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其心急于為善故為之而日憂其不足不特為善如此為不善之人其急于為不善亦日憂其不足如王溫舒好殺人會春則頓足嘆曰令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則凶人為不善豈不日憂其不

足乎今紂于不善之事正所謂為之而日憂其不足也故武王既言為善為不善者日憂其不足于上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皆力行而不怠正所謂為不善而日憂其不足也自播棄犂老以下至穢德彰聞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犂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謂面之犂色似浮垢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惟紂力行無度之事故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如播百穀之播有散之之意蓋散棄

之也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昵親比近之也既遠賢近不肖又淫于色酗于酒嗜酒嗜色而肆行暴虐之事紂所為者皆如此故民皆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為不善之事分為朋黨之家互相告訐而結為仇敵既為仇敵故各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朋黨之家既以權勢相滅則淫刑濫罰必横及于無辜之民民既無辜而受害故皆銜寃茹痛呼天而告之民既呼天告寃故紂之穢惡之德所以顯聞于天而天絶之

也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武王上既數紂之罪以見其不可不伐故此遂言夏桀之惡未如紂甚天且命湯伐之則今日之事實非

私意也欲言桀罪而先言惟天惠民唯辟奉天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不能自遂于是立之君使代天以愛民君既代天以愛民則當奉天而不至逆天之意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以愛民方且肆為刑戮以流毒于下國使民陷于無辜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使之降夏黜棄有夏之天命所謂降者昔升為天子今降之所謂黜者昔居中為天子今黜之也桀罪如此天既絶之況紂之罪又過于桀所謂過者即

下文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等言是也孔氏謂剝喪傷害也元善之長良善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然不如蘓氏謂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微子紂之同母兄成王稱曰殷王元子則此之剝喪元良蓋使微子逃亡而不追也諫輔謂比干也比干諫之紂則賊殺而虐害之一無所惜也不特如此又自恃其受天之命為天子于恭敬之事皆不肯行既謂敬不足行故于祭祀之事皆以為無益而不修暴虐之

事皆以為無傷而力行惟其所以力行者無忌如此
此其罪所以浮于桀也林少頴謂世謂桀殺關龍逢
此未必然况武王以賊虐諫輔為紂罪浮于桀使桀
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况湯誥湯誓數桀之罪
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云滅德作威
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而武王亦云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而已則是紂所以亡者惟肆為虐政以殘斯
民不至如紂窮凶極惡無所忌憚也愚謂少頴以經

文證紂罪浮桀極然但疑桀不殺關龍逢則拘之太過蓋紂之賊虐諫輔既殺之又剖視其心而桀則殺之而已況紂之炮烙等事皆桀所未嘗為者則紂罪浮桀又何疑哉武王既數紂浮桀之罪故又言曰紂今日為惡無忌憚如此非無可以為鑒誡也夏王為惡而湯伐之其事不遠而紂乃忽而不以為戒方且肆行無道可謂下愚之性不可移矣故曰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蓋夏之事實可鑒而紂不鑒且至于罪

浮于桀此所以不可不伐也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徳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徳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武王既言紂不能鑒夏王而至于罪浮于桀故此遂言紂罪如此不可不伐所以不可不伐者以天將使我乂治斯民也故曰天其以予乂民然我所以知天

將使我又治斯民者以我得吉夢與吉卜相合而又休祥來襲于我此襲如韓信襲齊之襲蓋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如高祖所居其氣襲成五色高祖豈意如此亦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惟武王考于巳則有吉夢考于神則有吉卜而又有休祥之襲此所以知戎商之必克也戎大也言必先克大商也如詩言燮伐大商先儒訓戎為兵謂紂之必克誤矣然武王克紂又豈特夢卜休祥之吉而已雖人事亦有必克之

理葢受為逋逃主雖有億兆之人然與紂同惡相濟視若等夷故人雖多而皆若夷人也然雖夷人而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皆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武王所與共事特治亂之臣十人雖不若紂之多而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寡而心足恃也紂人雖衆心不足恃武王人雖寡而心實足恃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心德苟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亂臣十人皆仁人也此正孟子所謂寡助

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十人漢儒泥孔子有婦人之說遂附會之謂婦人為文母其餘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然以九人為周名之徒固可但以婦人為文母恐無此理蓋文王九十七終是時文母必已百餘歲必不能尚存兼子亦無臣母之理或又謂邑姜然亦牽合不可信所謂婦人想必有之但經無明文不可考信闕之可也周親至親也但假設之辭謂億兆離心雖有

至親不如十人之仁非有所指而言至王氏乃指微子而言意周末滅商微子已歸周如此是微子爲名教罪人也況微子乃伐商之後歸周者武王既言紂之人心不和如此我之人心和同如彼是人心已歸周也人歸則天必與故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天之視聽視民好惡今紂之離德如此我乃同心同德如彼則天必相我也我既因人心往伐則其事或有過失雖若出于百姓之心妄從如此其

實我一人之罪也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蓋武王以身任伐紂之責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既以身任伐紂之責故此遂繼言今朕必往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彼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紂以張大我伐功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所謂光者

非謂功過于湯也湯伐桀于前武王伐桀于後乃所以再光湯之基緒也武王既言今日之事欲再光湯業故勉將士曰勗哉夫子勗勉也夫子指將士也言此事乃將士所當勉力者也雖所當勉又不可輕敵故爾將士不可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我敵敵之志則可以必克所以然者蓋以百姓兆民久苦紂惡懍懍怖懼皆若崩摧其頭角無有容頭之處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武王既言伐紂之事如此故

又嗟嘆而總告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意蓋謂今日之事固不可不勉力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豈能成功惟是凡在師之衆皆思勉力一德一心無一人不勉則可以即其成功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世儒皆疑此言因或無畏寧執非敵是勉衆士之小心欲其畏難而懼敵而孟子舉此則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乃是安慰商民之亂使無畏我而我將以安爾此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是言商

民懼紂暴虐皆崩厥角而不能仰視而孟子本此則曰若崩厥角稽首乃是言商民喜周師之征皆若崩厥角而順服之意旨不同此林少頴則謂孟子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其言乃與康誥泰誓文雖相類而意旨大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伏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晁錯

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意屬續而已孔壁中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隸古定可知者則其間必有不能曉者而以意增損潤色者則今泰誓康誥其言與孟子不同乃不無增損潤色于其間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已未將自河北而發誓師之言也故篇首言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蓋武王以戊午日渡孟津次于河北明日則自河北而發趨于商郊將行之際于是武王親巡行六軍而明誓

衆以今日伐紂弔民之意三篇之書其數紂罪皆是悉數紂平日過惡非有輕重詳畧于其間但致其三令五申之意而已不可謂紂三越夕而三變也按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武王是時尚為諸侯必未備六軍此言大廵六師但泛指諸侯之師故言六師以見其多也史官既敘本始于上故于是載王所以誓師之言于下自嗚呼我西土君子即誓師之言也嗚呼嘆辭也武王誓師必舉西土君子而告之者蓋當時

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之人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蓋武王欲數紂罪故先標二句于前以繩紂罪武王之意蓋謂天道顯明吉凶禍福各以類至厥理甚彰彰而著見而紂乃不知察此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道皆輕狎而侮慢之既輕狎而侮慢之于是荒淫怠棄而不肯率行以此之故遂自絕于天而結怨于民此所以見天道甚顯于吉凶禍福實不差也周希聖謂天非絕紂而

紂自絶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蓋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怨者皆其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自絶結怨之實謂紂所以自絶結怨者以其冬月見有朝涉水者則謂其脛耐寒斮斷而視之見比干忠諫則謂其心有異于人剖開而視之惟其忍于為此故敢作為刑威以殺戮無辜而其毒徧病于四海之人非特如此姦猾回邪之人所當斥逐也而紂則尊信之師保之官所當親密也而紂則放棄而黜之前

世之典法所當遵守也而紂則屏去而棄之忠正之士所當顯擢也而紂乃拘囚而奴辱之郊所以禮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奉先王當因時告祭也而紂則郊社壊而不修宗廟廢而不享其所以孜孜為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惟在于作奇異之技藝凡巧于淫者以悅婦人而已列女傳曰紂膏銅柱留灰火于下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為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

無所不至矣惟紂所以為暴虐如此之極故上帝實知其所為不順于是絶之而降之以是喪亡之兆也天既絶紂而祝降時喪祝斷也武王膺天人之歸故武王于是數紂罪遂勉之曰爾衆士須當孜孜不怠助我一人之敬行天罰以致討于紂可也故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徳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上既欲衆士同心戮力伐紂故此遂言所聞于古人之言以證紂之不可不伐也蓋民心叛服初不可常撫恤之則戴上為君酷虐之則視上為仇讐一為后一為讐在上之人撫之虐之如何耳今紂為君乃不能撫恤其民而大作威虐以害之是與汝世世為讐敵者斯民豈肯戴之為后哉故武王所以既言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而必繼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也方是時紂尚為君而武王言獨夫者蓋得丘民而為天子所謂天子者以其得民耳今紂雖為天子而民心已離民心既離則巍巍在上特一夫耳誰與為儔哉此所以謂之獨夫也武王既言紂作威虐民與民作讐不能撫民使戴為后故此又言植德去惡以見紂之不可不誅而我之不可不附也蓋有德之人當植封之故謂之樹德樹德則必灌溉而

使之繁滋罪惡之人當剪除之謂之除惡除惡則必芟夷蘊崇絶其根本勿使再植今紂所謂天下至惡之根本也故我小子所以伐商者乃大與衆士殄絶殲滅爾衆虐我之讐而務去惡本者也我既欲與汝衆除惡去讐爾衆士庶幾各奠迪其果敢勇毅而期于必行以成汝君之功可也故曰以登乃辟一説謂登陟也登乃辟使汝君陟元后也武王自未渡孟津至既渡而次既次而行凡三出誓所謂三令五申反

覆備至也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其事廹矣故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謂爾衆士今日能用命却敵奏功而多則我有厚賞謂之厚賞則不特一爵一級而已若不用命而不能迪而果毅遂至畏却致敗者則我有顯戮顯戮者則肆諸市朝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上既以賞罰之必信故此又嗟嘆而復稱述文王之盛德得天人之心如此則我今日勝紂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如其不勝則罪不在文王乃我之不善也蓋文王之德顯顯在上若日月之照臨遠而四方近而西土無所不被惟其德之光顯如此故我有周所以能受多方之歸往而有天下也武王言此蓋謂我國家于紂有必勝之理但不知我小子之德如

何耳使此行也而我克紂則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其伐功乃我文考之德未嘗得罪于天故我國家所以得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大勳故曰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使此行也受反勝我則非我文考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我國家所以不能克終其令緒故曰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武王言此蓋謂文王之德如此實可得天下今我若勝則實賴文王之功如其不勝則乃我之罪非文王之德未至

也此皆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于中則發之于言

自然如此其非有一毫作偽于其間也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時曰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甲子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歴推之是周二月四日不言二月甲子而直言時甲子昧爽者以上泰誓言一月戊午又言時厥明故此遂連上文直言甲子則知其必是戊午後之甲子也昧者暗也爽者明也謂之明爽則將明未明之時也蓋武王以甲子之日將明未明之時啓行詰朝而至于商郊之牧野于是誓衆時周師于癸亥日已陳于牧野矣故王于是甲子昧爽至于商郊也牧野紂之近郊也王將誓衆

于是左手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率于衆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葢慰勞其行役之遠也漢孔氏謂黄鉞以黄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秉旄示有事于教然此説近似穿鑿不若蘇氏謂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手杖鉞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説此説盡之武王既杖鉞秉旄指麾于軍中而慰勞衆士以行役之意于是各呼其人而誓之友邦冢君指

同志之諸侯也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則指治事之三卿也大國三卿武王時尚為諸侯故只有三卿亞次也旅衆也謂衆大夫之次于卿者也師氏則周官所謂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則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則統百人之帥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此指西南八國之在會也蓋文王國于岐化行于江漢之域故此八國皆屬于周而預伐紂之役也武王既歷舉所誓之人于是使其稱其戈比其干立其矛以聽

誓命蓋使之各執器械聽誓欲其嚴肅也戈戟也干楯也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謂戈短人執則舉之故言稱楯則相竝以扞敵故言比矛長執則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

武王既使陳牧野之人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言于是遂誓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此篇數紂之惡惟論其用婦人之言以亂天下故舉古人之言以謂牝雞無鳴晨之理使牝雞而鳴晨則反常為孽家必索而盡亦如婦人與政亦是反常故足喪國今商王受乃不悟牝雞鳴晨為不祥而其為國則惟婦人之言是用婦人蓋

指妲己也按列女傳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妲己謂罰輕誅薄則為炮烙之刑皆惟婦言是用也既用婦言則有所蠱惑聰明日昏故昏于事神則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皆不荅祭所以報本故謂之荅不荅謂棄其祭祀而不荅其先祖也昏于親親則棄其王父弟與同母之弟皆遇之不以其道故曰不迪王父父之考是祖也王父弟蓋同祖之弟也同母弟同母所生蓋親弟也凡此皆先王之遺

肖也故謂之厥父母弟鬼神當欽而不欽九族當親而不親方且聚四方之多罪凡以罪逋而逃亡者而紂以天子之尊為之宗主不特為之宗主又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為大夫或為卿士使得居高位而恃寵恃權剥削斯民而暴虐于百姓又為姦于外為宄于内而姦宄于商邑紂所為如此是天之所必絶必棄者也天既棄絶之則武王之伐乃敬行天罰也故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既誓衆謂我將敬行天罰于是遂敎之進退擊刺之節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深言出師不可無紀律也蓋武之意謂今日之事乃敬行天罰正不可爭利以徼一時之幸蓋當肅其紀律使

進退擊刺皆有常節故言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蓋欲其于坐作進退之法不過六步七步而止相齊不欲其輕進也既欲其不可輕進故勉之曰夫子朂哉謂坐作進退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以坐作進退之法于是又言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此又欲其于攻殺擊刺之餘少不過四五多不過六七即止而相齊不欲其貪殺也既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故又勉之

曰勗哉夫子謂攻殺擊刺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之使勉于進退擊刺之法于是又言曰進退擊刺既不可不勉如此故爾衆士尚庶幾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貔熊羆四獸之猛而在于商郊雖曰猛摯如此然紂之衆士或有不敵我師而能來奔于我汝又不可迎擊之惟使來者自來但取其能役屬于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伐非敵百姓也誅紂之惡以弔斯民民既克奔何殺之有但使之率俾

于我而已故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一說又謂來奔不可迎擊擊則勞我西土此說亦通武王既欲衆士弗迓克奔故又勉之曰勗哉夫子亦以此事甚大凡在師者不可不勉也三言勗哉欲其勉之又勉也前言夫子勗哉後言勗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也武王既欲衆士不可不勉故又敬言之曰如前數事爾苟不勉則于爾身有戮矣蓋臨陣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

尚書詳解卷十六